

清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學案小識卷十

待訪錄

一時搜求未得其著述則於別集之所論及者隨詳隨略錄以待訪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撫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淊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以良師友磨礪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為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為此當自為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

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為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許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泉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為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恒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片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撫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

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畧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簣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鐫級去為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冥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贍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攪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境遷為物撓為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即

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開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簣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客為器小為執拗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



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祁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為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古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為己任於城隈開地為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為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曰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為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諡為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

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眾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眾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為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恆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為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即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為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歎囿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已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

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馬閑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歎颺言於眾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為之跋其為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為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為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當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為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為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為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為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為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為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



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為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為可娛以勢利為可慕以辭章為可誇以虛無寂滅為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為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童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為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尚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為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

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甯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海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為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維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為為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為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為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已閤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為難得失成敗恒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閤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閤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

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衡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已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禦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為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智毒如烏莖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為困而學非難知因為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為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為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鰲一銖之有無能掃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為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曰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為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剴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文簡庵比視浙學延為先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即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為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慤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

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薛文清然薛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為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黎洲北有孫夏峰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峰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為守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惟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劇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為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張玉甲先生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涖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為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夫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盲愚駕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為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為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



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為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邳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為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為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為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鞞帳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為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繽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鬪雞走狗六博蹴踘以及師巫詛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為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盡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

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閭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為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翠庭雷先生為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追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跼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

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為理學入門又為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為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屍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曰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即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為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龍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為冠冕云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尚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錄行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考其得力載記為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崐峰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榭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為之記逆耿偽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攜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遽釋之又

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旌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為警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逾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人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

聖化翔洽靡喜不揚士人服古闇修未有終闕於後世者也抑吾於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即知學在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為科舉帖括汨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反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薛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真不知其老而且耄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掇巍科膺臚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為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愾乎士君子而饜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即不祀鄉賢其所為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為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後學故人謂閩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衷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晝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